

毛主席语录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青年，即使是青年工人，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。

目 录

- 工人的血泪
.....王文江 (1)
- 一升高粱六条人命
.....阎福志 (10)
- 我家的悲惨遭遇
.....武 荣 (19)
- 三代血泪史
.....朱志丁 (30)
- 血泪童年
.....黄 福 (39)
- 一张卖身契
.....牛地云 (44)
- 血和泪的控诉
.....张希志 (50)
- 不忘世代血泪仇
.....柴福春 (61)
- 血海深仇
.....程国法 (74)

工人的血泪

王文江

我出身在牟平县酒馆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。我父亲因为长年给地主扛活，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。在我九岁那年，为给父亲治病，借了地主十多吊钱。地主放债是“驴打滚”的利息，一年工夫就滚成三十多吊钱。地主逼着要债，逼死了父亲，夺去了我家仅有的二亩九分薄地，害得我家家破人亡。一家人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母亲流着泪把两个姐姐送给了人家，又把十五岁的哥哥送进工厂当童工。母亲带着妹妹白天去讨饭，晚上住在破庙里。我十岁就去给狗地主放牛，十四岁进了烟台益丰缫丝厂当童工。

提起当童工，我伤心断肠，怒火满腔。我还没有进工厂，就写了卖身契。卖身契上写着：“病死勿论，打死勿论，自杀勿论，……。”总之一句话，童工不论怎么被折磨死了，都与资本家无关。

资本家是黑心肠。进厂第七天，就叫我跟成年工人干一样的活。当童工，资本家不给工钱，活干不完，或是缫丝出了点毛病，不是骂就是打。第一年我是天天挨打，后两年也是三天两头挨资本家的皮鞭。有一天，工头到我缫丝的地方看了看，硬说我干活不认真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用皮鞭在我身上乱抽，把我打昏在地，又狠狠地踢了一脚，才扬长而去。我全身上下被打得青一条、紫一块的，鲜血浸湿了衣服。工人弟兄看到这种情景，一个个对资本家恨得咬牙切齿。他们帮我揩干净脸上的血，鼓励我要坚强些，要挺起腰杆和他们斗。在工人弟兄的关怀和鼓舞下，我虽然身上痛如刀割，可我没有哭。我把仇恨记心上，心想总有

一天会向他们算账的。

事隔不久，一场大祸又临头了。一天，工头瞪着眼睛象恶狗一样叫道：“一百七十一号”（每个童工都编了号，不准叫名字），我一边答应“到！”一边向发出喊声的地方跑去。这个家伙举起木棒就朝我身上打，边打边骂：“我叫你的丝上有毛！”工人弟兄见狗工头仗势欺人，个个气愤不平，上前讲理，也遭到毒打。我被打得鼻口出血，全身是伤，昏倒在地。当我苏醒过来之后，挣扎几次都站不起来。还是工人弟兄扶着我，才慢慢站了起来。以后，我很长一段时间，站不能站，坐不能坐。狠心的资本家不但不给我医治，还要我照样干活。当时我被折磨得得了一种病，只要听到声音，就象是在叫“一百七十一号”，马上精神紧张，全身发抖。这个“一百七十一号”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资本家仇恨的种子。

我受了三年煎熬，学徒期满了。满以为出

徒能比童工好一点，那知刚一满期，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家就把我赶出了工厂。

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碰上东北中兴绸厂到烟台招收工人。我为了糊口，到报名处报了名，又托人作保，立字据，按手印，预支了十五元钱。那时我年纪小不懂事，不知道这十五元钱的轻重。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，自己留下五元钱作路费，其余十元钱交给了母亲。母亲看着钱想起了哥哥。我哥哥临上东北时，也给母亲留下过十元钱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见到过人和信。母亲紧紧地抱着我，伤心地哭起来。我一时摸不着头脑，还天真地问：“娘，有钱了你为啥还哭呢？”母亲泣不成声，没有回答我的话。她知道这十五元钱就是我的卖身钱。与资本家立的契约已不能反悔了，母亲只好含着眼泪为我收拾行李。她把家里唯一的一床破被给了我，往我怀里塞了几个要来的地瓜。妈妈和我一边走，一边哭，一边嘱咐，一直把我送到海边。船刚一开，她就哭倒在地上。

我和一群穷苦的伙伴到了东北大孤山中兴绸厂。这个厂里有很多是从山东来的工人。他们看到老板又骗来这么多年幼的穷孩子，都为我们的前景担忧，他们十分同情地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来到了‘宰牛锅’？”“‘宰牛锅’，是啥意思？”我不明白地问。老工人又叹气又摇头地说：“用不了三天，你就完全明白啦！”

进厂以后，资本家每天只给两顿饭吃，而且是仓库的底子粮，霉得都发了黑，吃到嘴里又酸又臭；两天才给一顿烂白菜、烂萝卜条吃，根本不见油水。住的更坏，根本没有宿舍，到了夜里，就在缫丝架下扫扒扫扒，摊开被子睡在地上。地上堆满了烂丝、死茧虫，又臭又腥，跳蚤满地。到了夏天，苍蝇都结成了球，蚊子多得伸手就可以抓好几个。我们工人身上没有一块好皮肤，满身是疙瘩。吃不饱，睡不好，工作定额还很高，一天干活十五、六个小时，干不完定额不准休息。工人被折磨得骨瘦如柴，两眼布满血丝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，只

是还有一口气。就是这样，缫的丝还不准出一点毛病。丝粗一点要罚，细一点要罚，丝上有一点小毛毛也要罚，要是断了头罚得就更多了。每月工资名义上是七元钱，被资本家七扣八扣，实际上发到工人手里的只有一、二元钱。有的累死累活干了一个月，月底还倒找给资本家钱。工人们气愤万分，编了个歌儿唱道：“……缫丝工人好悲愁，四更起，三更休，一天缫丝一千头，吃不饱，睡不好，缫丝工人不如牛，……”。这时，我才懂得了为什么工人叫它“宰牛锅”。

在中兴绸厂实在熬不下去了，心想：别处也许要比这里好些吧，我收拾行李，到了安东义昌丝厂。谁知道工人们见了我告诉说：“这里不是工厂，是阎王殿，老板是‘阎王爷’，管家的叫‘活剥皮’。”我一听凉了半截，好不容易逃出“宰牛锅”，现在又进了“阎王殿”。

资本家的心一个比一个狠毒。到厂里一看，住的、吃的都更坏了。每天两顿霉米，没有菜，饭里有蛆、有老鼠屎，工人们一见就

想吐。一天，我一怒之下，端着碗骂了句：“他妈的，真是杀人不见血，这饭怎么吃呀！”这话被管家“活剥皮”听到了，他夺了我的碗，把饭倒在地上喂了狗，然后恶狠狠地骂道：“狗都能吃，你们就不能吃吗？”

“我们是人不是狗！”工人们气白了脸，异口同声地站起来说。

“活剥皮”见大家起来反抗，就把“罪过”都加到我头上，吼叫着：“是你带头捣乱，我现在就开除你！”我当即被赶出了工厂。

开除出厂，并没有使我屈服，相反地更加激起我满腔怒火。过去，有的工人老了失去劳动力，有的生了病无钱医治，或者象我这样被资本家赶出工厂后无处谋生的，很多被迫到元宝山自杀。元宝山，当时是穷苦工人葬身之地。当时我想：我不能死，一定要活下去，要报这深仇大恨。工人弟兄给我凑了点路费，我又奔向了西安（即现在的辽源）、哈尔滨，十三年后又到了吉林市，在吉林卖苦力，那时，劳动

力是商品，工人以出卖自己劳力维持低微的生活，卖不出劳力，就得挨饿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工厂倒闭，商店关门，到处都是卖苦力的，几天难得找到一次活，即使卖上一次劳力，也只能买点橡子面充饥。橡子面是柞树籽、树叶、糠，加上一点点谷子磨成的，吃了鼻子流血，全身发肿，走起路来摇晃不定，正是刚过三十岁的壮年时期，我已被折磨得不象个人样了。

正当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，一九四八年春天，大救星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，解放了吉林，把受了四十多年折磨的我救出了苦海，我高兴得几夜没睡觉。人民政府很快给我安排了生活，分配了工作。我五十岁结了婚，成了家，这是我过去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。一九五三年，我来到了部队工作，在部队里受到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，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，一九五六年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先后立功六次，空军领导机关曾授予我“模

范职工”的光荣称号。最使我终生难忘的是，我曾两次幸福地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！想想过去的苦，看看今天的甜，我恨透了资本家和吃人的旧社会；无比热爱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社会。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反革命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，把大好形势说成漆黑一团，其罪恶目的，就是妄图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，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早已失去的天堂，让那些吸血鬼重新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他们的这种反革命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。我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，但我并不服老。我要带头批判修正主义，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，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，埋葬帝、修、反，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。

一升高粱六条人命

閻福志

听爹爹说，我老家在河南大槐树庄，家里共有八口人。

一九四二年的大年三十，北风怒号，大雪纷飞，全家八口人在一间不挡风不遮雪的破茅草棚里，围在冷冰冰的锅台旁，盼望着到地主“阎毒蛇”家要扛活工钱的大爷爷早点回来，过个团圆年。可是从早等到晚，也没有见到大爷爷的影子，一家人急得团团转。直到天黑，才见他摇摇晃晃地走来，刚进门，就一头栽倒在地。一家人围着大爷爷哭的哭，喊的喊。爷爷和叔父又到“阎毒蛇”家讲理要工钱，狗地主却破口大骂：“穷鬼，真不知天高地厚，吃了

我家的饭，还要工钱，我还要饭钱呢！”这是什么世道啊！大爷爷辛辛苦苦地扛了一年活，累得半死不活的，不但一文不给，还向长工要饭钱！地主“阎毒蛇”的蛮横激起了爷爷和叔父的无比愤慨，爷爷和叔父就和狗地主讲理。狡猾的狗地主，在众怒之下，才答应给一升发了霉的高粱。

没想到，就这一升高粱，却夺去我家六条人命。

刚熬过年关，狗地主就领着一群狗腿子气势汹汹窜到我家逼债。爷爷气愤地说：“人都被你们逼得快死了，怎么还欠债？”在一旁的狗腿子翻开账本，念道：“大年三十晚，借东家高粱一升，连利在内，共合大洋五块，限期十天还清。”地主的心肠比蛇蝎还毒啊！叔父怒不可遏，抡起扁担要上前跟他拼命。狗地主后退了一步，大骂：“穷小子，胆子倒不小，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！”说着上去就是一顿毒打，并拉着我叔父要上衙门。旧社会，“衙

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”穷人进了衙门，就等于进了鬼门关。大奶奶一急，上前去拉我叔父，狗腿子上去就是一顿踢打，把她推出门外，可怜我六十多岁的大奶奶被他们摔在石头上当场惨死。烈火在燃烧，仇恨满胸膛。叔父大叫一声：“老子今天和你们拼了！”一脚踢倒了狗地主。狗腿子蜂拥而上，我叔父已经空着好几天肚子了，寡不敌众，就被他们抓走了。大爷爷连饿带气，没几天就含恨死去了。奶奶整天想我叔父，也哭瞎了双眼。

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爷爷和我爹几次向地主要人，都被连打带骂地赶了回来。正当全家为叔父生死担忧时，一天有人悄悄地告诉我爷爷：地主借口我叔父偷吃他家的祭神礼，把叔父关在地窖里活活地饿死了。

旧恨未消，新仇又添。爷爷气得差点昏死过去。但一家人谁也不敢告诉给奶奶，后来还是被她知道了，从此，奶奶整天哭喊着要我叔父，没多久，奶奶就悲愤地离开了人世间。



可是狗地主并不就此罢休。我家刚把奶奶埋葬了，“阎毒蛇”又带着一帮狗腿子闯进茅草棚，不容分说照着我爷爷就是一顿耳光，说：“你养的好儿子啊！竟敢偷吃我先人祠堂里的祭礼，把先人都辱尽了！”骂了一顿又说要我爹去祭神，说完扬长而去。

我家穷得分文没有，那有钱给阎家做道场啊！拿不出钱他们就要逼爹去送死！急得全家人团团转，想不出办法来。这时，爷爷横了横心说：“不能在这里等死，咱们出去逃命吧！”这天晚上，一家大小摸着黑，冒着风雪，逃出阎家虎口。

可是没走多远，就被地主的狗腿子发现了。“阎毒蛇”带着狗腿子从后面追了上来，当即就把我伯父和爹抓住了。爷爷上前讲理，被狗地主一棍子打倒在地。我娘上去拉住我爹和伯父不放，狠心的狗地主抓住我娘的头发猛往地上撞。娘又气又恨咬伤了狗地主的手，

狗腿子上去举起木棍又把我娘打倒了。娘生下我才七个月，怎受得了这毒打！当即就倒在血泊里了。爹爹和伯父被抓走了，娘死了，爷爷抱着我咬着牙发誓：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要把这孩子抚养成人，报这深仇大恨！……

我娘死后，爷爷抱着我沿街乞讨，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，走了一乡又一乡，一直流浪到陕西省旬阳县。这时我已经五岁了。没想到，在流浪中，我们又遇到了多年不见面的爹爹。我听说这就是我的爹爹，高兴地紧紧抱住爹爹。可是爹爹那还象人样啊，头发足有五、六寸长，身上沾满了泥土，全身黑一块青一块的。原来我爹和伯父被抓走后，就被卖到国民党军队里当挑夫。爹和伯父受不了那残暴的欺压，就趁黑逃跑，谁知又被发觉了，我爹和伯父也逃散了。

从这以后，爷爷就进了一个姓王的地主家扛活，我和爹爹便一起要饭。我爹由于劳累过度，加上悲愤交集，瞎了双眼，我便天天领着

爹爹到处要饭。有一天，我们要饭经过一家地主的门前，只见大门开了一个缝，地主婆捂着鼻子，用手一指，门缝里窜出了一条恶狗，直往我爹身上扑。我就上前护着，由于躲闪不及，腿被咬了几口，鲜血直流。当时我抓了一把泥土撒在伤口上，又去扶我爹爹，可是我爹躺在地上不动了。我哭呀，喊呀，爹爹才慢慢地醒了过来。他一把摸着了我的手，指着狗地主的大门说：“……孩子！……这仇一定要报呀！”我包好爹的伤口，扶着爹一步一拐地又去要饭。一路上我又气又恨，心想：为什么我们穷人这样受苦受气？！为什么地主这样狠心？！等我长大了，非向这些狗地主算账不可！

天上乌鸦一般黑，天下地主一样狠！一次，我和爹爹到姓王的地主家去看爷爷，刚进地主家大门，和爷爷一起扛活的长工就悄悄地告诉我爹说，我爷爷前些日子得了重病，狠心的地主不但不给饭吃，还逼着他推磨，在地主的皮鞭下，爷爷口吐鲜血累死在磨旁。我爹听

了肺都要气炸了，连声恨骂狗地主！就在这个时候，狗地主挺着大肚子闻声赶来了，张口就骂：“那来的穷鬼，胆敢如此放肆！”我爹一听是狗地主来了，就冲上前去讲理。阴险的狗地主却冷冷发笑：“你一千个理，一万个理，也逃不出我的手心里！你们来得正好，碾磨房正缺人呢！”说完手一挥，狗腿子就把我爹连拉带拖地推进了碾磨房。我爹想挣扎，可是绳子已经套在脖子上了。就这样，硬是强迫我爹给他们推磨。我哭呀，喊呀，狗腿子又把我拉进了另一个大院，逼我给地主打杂，倒马桶。每次擦洗完后，他们就把我的头按进马桶里，让我去闻闻有没有臭味。有一次，狗地主硬说我擦洗的不干净，就把我吊了起来，毒打一顿，又罚我在门口跪了一夜。连地主小崽子的哭声也成了我的灾难。一天，小崽子又哭了，地主婆说是我拧哭的，就揪着我的耳朵，踩着我的脚，用竹片打得我身上没有一块好肉，好几天不让我吃饭。我饿得实在没办法，就偷偷从猪

食盆里拣了半块馒头，谁知被地主婆发现后，就用针刺得我满脸是血……。这惨无人道的虐待和压迫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仇恨的怒火。我经常暗暗发誓：这笔血债一定要算，这个仇恨一定要报！总有一天，这些乌龟王八蛋都要挨刀挨枪，这罪恶的阎王殿都要炸塌的！

春雷一声震天响，万道霞光照大地。一九四九年，救命恩人毛主席领导的亲人解放军打来了，解放了陕西省旬阳县，摧垮了阎王殿，劳动人民从此得救了。

看看今天，想想过去，我怎能忘记旧社会的六笔血债！可是林彪一伙妄图把我党、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、资产阶级重新扶植上台，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，重新压迫和剥削我们劳动人民，我们坚决不能答应。我一定要用仇恨磨刀，血泪擦枪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站好岗、放好哨，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！

我家的悲惨遭遇

武 荣

我原姓夏侯，老家是山东淄博。祖祖辈辈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针之地。爷爷累死后，爹爹被迫到地主家当长工。他起早贪黑地给地主卖命，一家六口人还是没法活。爹怕我们饿死，就租种了地主家的一亩菜园地。爹晚上种地，白天和姐姐推着小车到六里远的博山去卖菜，回来再给矿上的老板推煤挣几个钱，一家老小过着吞糠咽菜的日子。那时俺爹一年到头只穿着一件已经穿了三代的没袖秃领的破衣服。妈妈不忍心，就讨了一个破麻袋片，给爹补成了一件棉衣。这是我家唯一的一件棉衣。白天俺爹用它遮身，夜里我和弟弟用它当被盖。

就这样的苦日子，偏偏又遇上了荒年。一九四三年，山东连续大旱，地皮干裂，河水断流，庄稼枯死。野菜吃净了，树皮剥光了。我们一家人饿得东倒西歪，全指望爹和姐姐到城里推煤，挣回几个钱买点东西吃。可是粮价涨得比风刮得还快，一天挣的工钱还买不出半升高粱。我哥哥饿得实在撑不住，就把庄周围的椿树皮和树根弄来家煮煮吃。哥哥吃多了中了毒，浑身发肿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妈妈又疼又急，坐立不安。这天早晨，俺爹看着哥哥病得不行了，背过脸去，擦掉泪水，硬着心肠又领着姐姐推煤去了。到了晌午，哥哥躺在炕上快咽气了，又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对妈妈说：

“娘啊，我没有病，是饿的呀！”哥的话象针扎一样刺在妈的心上。妈含着泪说：“孩子，你爹就回来了……”哥哥吃力地摇摇头说：

“娘，你疼我们，想法别让弟弟妹妹们饿死啊！我看见财主家仓里粮食装得满满的……”

他说完，两只手抓住前胸，两滴泪水从眼角滴

了出来就死了。晚上爹回来一看，两个拳头象捣蒜似的捶着前胸，气愤地说：“穷人种的粮食撑破了财主的仓，可是穷人自己没啥吃，被活活饿死，这是什么世道呀！……”他两眼瞪得快要冒火了。

哥哥死后，妈妈和大姐每天跟着爹爹去推煤，起五更走，戴着星星回来。这样干还糊不过口来。有一天，快到半夜了，爹和妈推煤还没回来，二姐喊着头疼，我和小弟弟吓得哭了起来。一会，妈妈回来了，她看到二姐躺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心里干着急，哪有钱请医生看病呢？夜里，二姐一会冷得打哆嗦，一会烧得说胡话，身上起了红斑点，妈妈这才知道二姐是生了麻疹。第二天清早，二姐突然喊道：“娘，我渴，我饿，快给我碗稀饭喝吧！”妈妈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傻孩子，穷人家的粮食都交了租，到哪里去弄稀饭哪！”说着盛了满满一碗烂菜汤端到二姐跟前说：“好孩子，喝吧，喝上就好了。”二姐说：“娘，我要吃一口稀饭！”妈

妈一听象挖心一样的难受，说不出话来。二姐看着妈妈的脸色，好象理解了妈妈的心，再也不要吃的了。可是，一会又喊：“娘，我冷啊！”妈妈忙把自己身上的破褂子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。二姐还是不停地发抖。妈妈又把她搂在自己的怀里。二姐的两只小手使劲抓着妈妈的破衣裳，再也不喊冷，不喊饿了，只是不住地抽气。可怜的二姐，就这样死在妈妈的怀里。

家里虽说少了两个人，但还是三天两头揭不开锅。这年秋天，俺爹被生活逼得到臭水池里捞烂菜叶子吃，受了凉，得了伤寒病。妈妈劝他歇两天再去推煤，他说：“一家五张嘴吃啥？我病不起呀！”天不亮，爹又拖着沉重的身子和大姐走了。刚走到门口，一阵头晕跌倒了，前额撞在石头上。妈妈和大姐忙把爹抬到炕上。爹看到我们一个个都吓傻了，强打精神笑着对妈妈说：“我不要紧，我这不是病，是……是慌神了。”妈妈知道爹是病上加饿，得赶快想法买付药吃。妈妈含着眼泪走了出

去，一直到太阳偏西才回来，什么也没借到，呆呆地站在门口发愁。

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地主带着一帮狗腿子，一窝蜂似地闯进我家。妈妈知道这些狗东西来得不善，没有抬头。可恶的地主“哼”了一声，瞪着狗眼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冷笑说：

“都歇着啦！”妈妈说：“穷人哪能歇得起呀！孩子他爹病了。”地主两眼眯着装出一副慈善的样子说：“病了，不能大意，抓两付药吃嘛。”接着又装模作样地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今年这灾是不轻啊！我也是想找你们帮帮忙啊！”

妈妈说：“东家，今年的地租，你再缓缓期，眼下……”。妈妈还没有把话说完，狗地主一听“缓期”两字，脸色马上变得凶煞起来，向前跨了一步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怎么？你想赖！我已经缓了你们几年了。今天再不交租，把地抽回来，给我滚出庄子！”俺爹一听，一股怒火涌向心头，坐了起来，指着狗地主说：“今年菜都旱死了，你不知道？”狗地主听了上前

一把抓住俺爹的衣领骂道：“租地交租，这是王法，走到天边也得给我交！”说着，手一摆，几个狗腿子一拥而上，将俺爹爹从炕上拉了下来，凶狠地说：“限你三天之内交齐，要不然，我叫你家锅底朝天，尝尝厉害！”说完一甩袖子走了。他们走后，俺爹撑着带病的身体气愤地说：“走！推煤去。”妈妈吃惊地说：

“你不想活啦！你要再有个好歹，咱一家人就全完了。”爹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他是存心抽地夺房，把咱赶出庄！”说着，在姐姐的扶助下，又摇摇晃晃地推着车子走了。

俺爹走后，妈妈坐不稳站不安。一家人等啊，盼啊！天渐渐地黑了。妈妈哄我们睡后，几次跑到村头看望，不停地叨念着俺爹，怕俺爹出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听到姐姐呼喊的悲惨声音。这喊声把妈妈惊呆了。不大会儿，爹爹被一起去推煤的几个人用一块门板抬着，送进我家。俺爹直挺挺地躺在上面，动也不动。妈妈扑到爹身上。爹慢慢睁开眼睛，吃力

地说：“孩子他娘，我不行了，孩子留给你了，给我报仇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两眼看着我和小弟弟就咽了气。这时全家老小哭成一团。这悲惨的哭声惊醒了夏家庄的穷苦人家。第二天，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把俺爹埋在庄后的荒山上了。

爹死后，抛下妈妈、大姐、小弟和我。狠心的地主立刻就夺回了菜园，把我们赶出了家门。妈妈忍着悲愤，领着我们姐弟三人搬到一座破庙里住。妈妈两手空空，整天眼泪汪汪地望着身边这三个亲生骨肉。冬天到了，西北风卷着雪团子从墙缝里刮进来，身上象刀割似的。我们身上无衣，肚里无食，还有那两岁的小弟弟，怎么能熬过这苦日子呵！

一天，妈妈比往常起得早，不时的往门外边看，用身子堵着门，好象害怕野兽闯进来。又见她两手拿起什么东西哆哆嗦嗦的。我和姐姐更感到奇怪的是，不知妈妈啥时候弄来了高粱米。她用半碗米熬了半锅粥，先盛了一大碗喂小弟弟。小弟弟看到有粥吃，高兴起来，可

是妈妈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，两眼呆呆地看着小弟弟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突然，一个陌生人走进破庙来。妈妈看到这个人，把弟弟抱得更紧了。她用脸一遍又一遍地亲着弟弟，生怕那人动手抢去。我躲在大姐的身后，两眼瞪着这个闯进来的家伙。他先是不声不语地点根烟卷叼在嘴上，然后把歪戴的礼帽往脑后一推，就伸出两手一步一步地靠近了我妈妈。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。弟弟搂着妈妈的脖子，把脸藏在妈妈的背后。大姐看到这个家伙鬼头鬼脑不是个好人，就上前挡住问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大白天抢人！”那家伙冷笑一声，指着小弟弟说：“他不是你家的人啦！”大姐一听，心里这才明白。大姐跑到妈妈跟前说：“娘，你把弟弟……”妈妈的心已是够痛了，听了姐姐的话，泣不成声地说：

“嫚子，不是娘心狠，是这个世道逼得咱实在活不下去呀！再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你小弟弟也饿死！”那个家伙不耐烦地说：“你们穷嘛，

又养活不起，还罗唆什么！”说完，一把从妈妈怀里抢过小弟弟，扭身就走。弟弟的两条小腿乱蹬乱踹，撕裂人心地哭叫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妈妈象木头人一样坐着一动也不动，老半天才哭出声来。原来弟弟被人贩子用两升高粱米换去了。

两升高粱米又能吃多久？进了腊月门，日子更难熬了，妈妈领着我和十六岁的姐姐成天沿街讨饭过日子。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街上要饭的人成串，转了一天也要不到几口饭。有一天，地主李克荣碰到我们，他对我妈妈说：

“我家正好缺个丫头，叫你闺女跟着到我家享福去吧！”我妈妈当时想：只要孩子不挨饿就行，就答应下来。领走那天，李克荣还假仁假义地给我们两升高粱。谁知我姐姐一进李家的大门，就成了他家的奴隶，不久，也被地主给折磨死了。

地主的心真是比毒蛇还要毒。李克荣这个老混蛋折磨死我姐姐以后，又甜言蜜语地把我

们骗到了东北。到了吉林蛟河不到一个月，狗地主李克荣就凶相毕露，逼着我们娘俩要路费钱。天哪，我们上那里去弄钱给他。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偷偷地把妈妈和我卖给一家姓宋的伪村长家当佣人。妈妈发现受了骗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我们落到这个伪村长手里，这个罪更没法受了。他象对待牲畜一样对待我们娘俩。干的牛马活，吃的猪狗食，稍不中意，不是打就是骂。有一次妈妈省给我一个糠窝窝吃，被这个伪村长看见了，把我妈辱骂一顿，瞪着贼眼说：“早晚我要把你这孩子给处死，省得干活坠你的腿，偷我家的东西吃。”这个坏蛋又要想鬼点子，把我妈妈再转卖出去。妈妈看出这是个狼窝，不能白白死在他们手里。在一个大雪茫茫的夜晚，妈妈领着我偷偷逃出了虎口，我和妈妈举目无亲，向哪里去呵！母子二人，含着满腔的悲愤，顶着漫天大雪，无目的地到处漂流，沿路讨饭，后来到了吉林市。在这里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石匠老爷爷。他对我

们的悲惨遭遇，十分同情。妈妈在这个老爷爷的帮助下，嫁给了一个穷苦人武少俊。从此，我把夏侯文荣这个名字就改为武荣。我和妈妈总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，生活才勉强地过了下去。

一九四八年夏天，毛主席、共产党把我们救出了火坑，领导我们斗倒了地主，翻了身，得到了解放。回想起在旧社会我家七口人被逼得死的死，卖的卖，家破人亡，背井离乡的悲惨情景，我妈妈激动地含着热泪把我拉到毛主席像前，对我说：“孩子，要不是毛主席、共产党，咱家全完了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永远也报答不完哪！你就跟着毛主席、共产党参军去吧，好好保住咱们国家的大门，可不能再让那些吃人的野兽回来祸害人！”我牢牢记住妈妈的话，参了军，入了党，以后当了人民的飞行员。今天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过着我们二十多年前的苦难生活。我们要努力工作，为在世界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，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奋斗终身。

三代血泪史

朱忠丁

“长夜难明赤县天，百年魔怪舞翩跹”。
在那群魔乱舞，乌云翻滚的旧社会里，多少穷人遭受着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。

一

我家在江西省玉山县，在旧社会租种了本村大地主“李恶虎”的二亩半地。有一年闹大旱，庄稼大部分干枯了，二亩半地只收了一石谷子。地主天天来逼租。这一石谷子，一家人要吃饭，还要留种子，拿什么去交租呢？腊月二十八，大雪封门，全家人蹲在草屋里哀声叹

气。突然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门被踢开了，地主李恶虎带着狗腿子闯了进来。李恶虎恶狠狠地说：“年到头，账要清，这回该交了吧？”我爷爷气愤地说：“今年大旱，庄稼不收，人都快饿死了，叫我们交什么？”李恶虎贼眼一瞪，二话没说，上前揪住爷爷就打。狗腿子在屋里乱翻，剩下的一点谷子也被他们抢走了。母亲抱着三岁的姐姐上去拉着箩筐不放。李恶虎照我母亲头上就是一棍子，母亲当时就昏倒在地。李恶虎还不肯罢休，翻开账本，说我家还欠他六石谷子。没有粮食，就叫我父亲到他家织麻布来顶。两个狗腿子硬把我父亲拖走了。从此我父亲便陷入了虎口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

二

有一年，爷爷求亲告友，好不容易弄来几斤花生种，种了一点花生。谁知刚刚种下，地主的几条狗白天黑夜在地里扒花生吃，爷爷望

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地被糟踏得不成样子，一气之下，把一条狗打死了。这一下闯了大祸。李恶虎闻讯，带了十几个狗腿子闯进我家，把爷爷和大伯吊起来。李恶虎指着我爷爷大骂：

“穷鬼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打死我的狗，叫你和狗一样的下场！”爷爷和大伯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死去活来。在山上砍柴的奶奶、母亲和姐姐听说后哭着跑了回来。李恶虎几棍子就把她们打昏了。一家人的鲜血流成一片……。

正在地主家织麻布的父亲也闻讯赶来。李恶虎用棍子点着我父亲的头说：“你听着，我这条狗养了七年，每年喂七担谷，七七四十九担，交出来吧！”地主还要我父亲买棺材，给狗出殡。父亲再也压不住心中怒火，说：“我累死累活给你们干了这么多年活，你们一个工钱不给，还要我买棺材给狗出殡，你们欺人太甚，今天我和你们拚了！”李恶虎见父亲向他扑来，吓得脸色发白。十几个狗腿子忙将父亲团团围住。李恶虎拚命地喊：“打！打！打死他！……”

这时乡亲们赶来了，个个都怒视着狗地主。李恶虎看势不妙，软了下来，免了买棺材。地主婆在我们屋里东翻西找，把我家用了几代的破



被单拉出来，逼着我们把狗包好，背到村后埋了才算完事。

三

从那以后，李恶虎把二亩半地也抽回去了。我家便流落街头，要饭度日。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，怎么活下去呢？母亲看着一家人挨饿，就忍痛把七岁的姐姐送人作童养媳，把三岁的哥哥只用三斗谷子的身价卖给了人家。第二天来领人的时候，全家哭成一团。姐姐抱着母亲的腿不放。母亲捧着姐姐的脸看了又看，抱着哥哥的头亲了又亲，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。人被领走了。母亲听着两个孩子的哭声越去越远，象疯了一样扑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从此，姐姐、哥哥一去不回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
俗话说：虎狼狠，蛇蝎毒。可地主的心比虎狼还狠，比蛇蝎更毒！大伯遭到地主的毒打，不久就死了。我二哥生下来不到三个月，又被迫卖给了人家。巨大的精神痛苦摧残着爷

爷、奶奶。可怜的奶奶流着眼泪拖着病弱的身体沿街乞讨。一天，奶奶从一家地主门前经过，地主嫌坏了他家的风水，唤来了两条狗，把奶奶扑倒在地，衣服撕碎了，腿上被撕下一块块肉，奶奶惨叫着救命。可恨的地主却站在门口哈哈大笑。后来，奶奶腿上的伤口化了脓，烂得发了臭。奶奶再也走不动了，就住在村外的一个破桥洞里。一天夜里下起大雨，山洪暴发，洪水象猛兽一样涌向桥洞，把奶奶卷走了。可怜的奶奶，死后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啊！

父亲在地主家潮湿、肮脏的地窖子里，整天带病忍饿地趴在织布机上织布，每天要干十二小时以上。一天，实在不能坚持了，别的长工劝他上来休息一会。父亲艰难地顺着梯子向上爬，突然，觉得眼前发黑，手一松，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来，腰摔坏了，一个脚指头也摔断了。长工们把他抬了上来。李恶虎看到了，嫌我父亲躺着不去干活，拿起棒槌就向我父亲劈头盖脸地打来。我父亲一身重病，哪能经得这样的毒

打，三根肋骨被打断，腿也打坏了。从此，父亲就瘫痪在炕上，李恶虎见没有油水可榨，把我父亲踢出门外。父亲整天躺在炕上呻吟。一天，他喘着粗气，眼直瞪瞪地对我母亲说：“我不行了……”，母亲急忙用仅有的一点谷子面做了碗菜糊糊，等端到我父亲面前时，父亲已经去世了。母亲扑在我父亲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！

我家十口人，死了四口，卖了三口，就只剩下爷爷、母亲和我了！

四

我是喝着野菜汤长大的。很小就跟着母亲上山挖野菜、砍柴。十岁那年，我就给地主家放牛。地主逼着我天不亮就赶牛上山，每天还要割一捆草，回来还得给地主端屎倒尿、扫地、喂猪。地主不给我房子住，叫我和牛住在一起。夏天牛屋里又热又臭，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疮；冬天，还是赤着脚和牛睡在一块。地主对我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根本不当人

待。就连地主的狗崽子也常欺侮我。一天，六岁的地主羔子，要我趴在地上让他骑，拿我们穷人开心。我气极了，把他摔在地上，狠狠地揍了两拳。那小崽子哇哇地哭着在地上打滚，地主婆看到了，拿起一把菜刀，悄悄来到我背后，照我左手就是一刀，两个指头被砍断了。我抱着手，痛得在地上翻滚。我手上留下的伤疤，使我永远不忘这阶级的仇恨。

一次，我在赶牛上山的路上，两头牛打架，把地主家的小哑巴闺女吓哭了。地主听到了，不问青红皂白，照我腰间就是一扁担。我猛觉得天转地旋，眼前发黑，昏倒在地。狗地主扬长而去。直到天黑，才醒过来。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摸着流血的伤口，想着自己的遭遇，我紧握拳头，我恨，恨这万恶的旧社会！恨那些吃人的狗豺狼！

五

天天盼，夜夜盼，只盼着早日见太阳。党

和毛主席解放了我的家乡，把我一家从苦海里救了出来。我这个放牛娃也参加了民兵，和乡亲们一起斗倒了地主李恶虎，翻身作了主人。一九四九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抗美援朝中我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不忘毛主席。没有毛主席、共产党的英明领导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，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。毛主席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大救星。可是林彪这个叛徒、卖国贼却妄图谋害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林贼真是罪恶滔天、罪该万死，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。我一定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化为强大的力量，紧握手中枪，为在全世界消灭一切害人虫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！

血 泪 童 年

黄 福

长夜难明赤县天，在那群魔乱舞的旧社会，穷苦人家的血泪流成河，仇恨积成山，凄惨的生活比黄连还要苦。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也是全国千千万万穷苦人家的一个缩影。

我六岁那年，爹爹给恶霸地主何山家当长工，饥寒交加，被折磨得骨瘦如柴，病倒了，可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还得支撑着带病的身体到地主家去干活。这一天，我们兄妹六个围着冰凉的锅台，朝门外呆呆地望着，盼着爹爹能弄点吃的回来。哪知就在这一天，爹爹正往回走，忽然，地主家的柴垛失火了。地主带着一帮狗腿子赶来，硬说是我爹爹放火烧掉了他的柴垛，举

起碗口粗的木棒，劈头盖脸地乱打。一阵毒打，把我爹爹打得死去活来，狗地主眼见我爹爹快断气了，才把我爹爹甩到路边。多亏穷弟兄们闻声赶来，用门板把我爹爹抬回了家。看见爹爹被打得皮开肉绽，满身鲜血，全家人嚎啕大哭。可是，我的出了一辈子牛马力，受了一辈子苦的爹爹却再也没有睁开眼睛。旧恨未消，新仇又添。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何山，见我爹爹死了，便带着打手闯进我家，先是假仁假义，皮笑肉不笑地对我妈妈说：“男人死了，你一个女人领着一群孩子，今后怎么过？还是到我家干点活，混顿饭吃……走吧！”我妈妈一见这个狗东西，肺都气炸了，愤怒地说：“我看透了你的狼心狗肺，我们穷人享不了你那福气！”狗地主吃了个“窝鸡”，青筋勃起，气急败坏地骂道：“不吃好粮食的穷鬼！别怪我姓何的心狠，欠债的还债，烧了我家的柴垛，马上还柴，说个不字，休想活命。”说罢，命狗腿子七手八脚将我家仅有的两间草房拆走了。

就是这样，地主何山逼着我妈带着我们兄妹六个，到他家当了长工。

在何家，我们母子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当牛做马，一天累到晚，每顿只给一碗照见人影的高粱面粥喝，晚上我们母子七人住在地主家的一间破猪圈里。寒冷的冬天，风雪飞舞，河面上结起厚厚的冰，妈身上只穿着一件补钉裤褂，我们兄妹六个有的还光着屁股，冻得浑身发紫。风雪碰着裸露的皮肉，象针刺，象刀刮。何山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狗杂种，还嫌我们干活人少，吃饭人多，趁妈外出干活的时候下了毒手，把我的小妹妹扔进猪食锅里给活活烫死了。

我八岁那年，为了顾全一家人性命，我妈把我大妹妹卖给十八里外的一个姓王的家里。妈送妹妹刚走，狼心狗肺的大地主何山恶狠狠地对我们兄弟四个说：“雇人是为了给我家干活的，可比不得买牲口带犊的，拖儿带女的别想给我当长工，你们快给我滚出去。”就这样，我们被赶出了门。兄弟四个象木人一样呆

在何家门外，等着妈回来一块走。哪里知道，妈妈回来还没有站住脚，就被两个陌生人抓住绑在毛驴上。原来是狠心的地主何山将我妈卖给了人贩子。我们兄弟四个一起扑上去抱住妈，妈也伸过手来拉我们，母子们哭喊着死也不肯分离。何山带着他的虎狼爪牙，把我们兄弟四个拳打脚踢地拉开了。当时，我大哥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，握着拳头，跑上去想跟何山拼命，却被狠毒的狗腿子飞起一脚踢倒在地上。我们弟兄四个眼睁睁地看着妈妈被人抢走了。狗地主何山就是这样逼得我们一家家破人亡骨肉分离。从此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亲妈妈。

妈走后，大哥带着我们小兄弟今天走东，明天窜西，边走边讨饭，讨不到吃的，就以野菜、草根充饥。脚烂了，走不动了，你搀着我，我扶着你，流落在街头。

一天，来到离家九十里地的道尔其格村，二哥就给这村的富农黄阎王家当长工，大哥在大地主范祥家当帮工，我和弟弟跟着大哥到范

家放猪。晚上睡在猪圈里，夏天又热又臭，被蚊子、虫子咬得全身都是疙瘩，溃烂成疮；隆冬腊月，我们还赤脚光背。可怜我二哥，在黄阁王家当了几年长工，也被活活地折磨死了。一家八口人，只剩下我们兄弟三个在死亡线上挣扎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只盼着东方出太阳。一九四七年，救命恩人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，解放了我的家乡，把我们从万丈深渊里救了出来，翻身作了主人。后来我大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，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，我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真是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！党和毛主席是咱们穷人的大救星，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咱们的一切。今后，我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，读毛主席的书，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、两条路线斗争以及继续革命的觉悟，遵照毛主席关于“**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**”的伟大教导，积极练好本领，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侵略者，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。

一张卖身契

牛地云

我这张卖身契，一直珍藏在身边。每当我看到这张卖身契，童年受地主压迫、剥削的悲惨情景就浮现在眼前。

一九四二年，我们老家山西长治县一带，天逢大旱，庄稼颗粒不收。遇到灾荒年，穷人的日子就更难熬了。我大姐、二姐都先后饿死了。可是狠心的狗地主还催租逼债。我爹妈没有别的办法，为了一家人不致饿死，只好忍痛把我卖给人家。那时我才十岁。

我终生难忘的是和爹妈分别的那一天。那天我抱着妈妈的腿哭着说：“妈呀！我不要米粒（稀饭）吃了，我不去！”妈早已哭红了眼，

紧紧地把 我抱在怀里，眼泪唰唰地落在我的脸上，心疼地说：“孩子啊！不是你妈心肠狠，哪个孩子不是娘身上的肉！去吧！听妈的话，过几天你哥哥去领你。”妈妈泣不成声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爹也在一旁老泪横流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孩子，不要怨你爹你妈，是这个世道逼得咱实在活不下去了。”就这样，立了一张卖身契，以一百元大洋的身价被卖给了人家。

提起一百元大洋，使人更心酸。我们家骨肉分离，地主还说这是喜事，硬逼着我家请客，大摆酒席，让狗地主老财们大吃大喝。

我进了地主的门，就象进了地狱。第二天，地主婆就把我妈用卖我的钱给我做的一身粗布衣服脱了下来，强迫我披上了破麻袋片。整天给地主放牛放羊，还要端屎倒尿、扫地，做的是牛马活，吃的是残汤剩饭，就是这些也不让我吃饱。

过年了，地主家里的人，吃鱼吃肉，花天酒地，我空着肚子还得给他们干活。我饿极了，

抓了一把豆子烧着吃。不料被地主婆看见了，她哼了一声鼻子，叫我把擀面杖给她拿来。当时我不懂她的意思，就去拿了来。擀面杖一到她手里，狠毒的地主婆，就劈头盖脸地朝我身上乱打，打得我趴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地主婆嘴里还不停地骂着：“臭小子，贱骨头，你再偷，砍掉你的手。”当时我气得把拳握得紧紧的，真想挣扎起来和狗东西拼了。

这人间地狱的苦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天天盼着哥哥来领我，日日盼，月月盼，哥哥总不来。我想逃出虎口，一天我悄悄地逃跑了。一回到家里，爹妈见我满身伤痕，一家人抱头痛哭，成了泪人，妈妈紧紧地搂着我说：“孩子，没想到把你送进了火坑。”

突然，门“砰”的一声被踢开了，一群凶神恶煞的人闯了进来。原来是地主的大儿子，带领狗腿子找上门来了。他一见我就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好小子，你回来了！”并气势汹汹地指着我妈说：“老婆子，别不识好歹，这个

穷小子是在我家享福！以后不准他往回跑！”他脑袋一晃，狗腿子就把我抓走了。妈急忙上前拉我，狗腿子们飞起一脚，把我妈踢倒在地。妈哭喊着：“我可怜的孩子……。”后来妈哭坏了双眼。

我被抓回去后，地主就用特制的粗麻绳鞭子狠狠地抽打我，打得我死去活来，还不准我哭。我咬着牙，把仇恨的眼泪往肚里咽。从这以后，地主对我看得更紧了，逼着我起早贪黑干活，天不亮就去放牛。一次，我又饥又累，就把牛拴在自己的腿上想歇歇。可是一坐下就睡着了，牛绳开了我也不知道。牛吃了地主地里两口禾苗。狗地主看到后，杀气腾腾地来到我跟前，一阵拳打脚踢，棍打鞭抽，打得我鲜血直流，遍体鳞伤，几天都爬不起来。至今我身上还留有仇恨的伤疤。幸好，当时在地里干活的穷哥们出来阻拦，才得免死。但是，狡猾的地主并不就此罢休。他冷笑着说：“好，看着乡亲的面上饶了你，今天牛吃了你的饭，你

就别吃饭了。”

我挨着饿为地主干活，累得病倒了。地主的儿子看我躺在长工屋里的破炕上，还百般想办法欺侮我。有一天晚上他跑进屋来，一屁股坐在我头上，猛揪我的头发。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，拼足全身力气，与他撕打起来。老长工看见狗崽子仗势欺人，气得两眼直冒火花，攥着拳头走过来，狗地主的儿子一看不好，这才溜走了。

正当我走投无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家乡解放了。党和毛主席把我救出了苦海，从地主手里夺回了这张斑斑血泪的卖身契。看到这张卖身契，使我万分痛恨罪恶的旧社会，在旧社会，它使多少穷人失去了人身自由，沦为被人欺侮的奴隶，这张卖身契是人吃人的剥削制度的罪证。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有我的今天，今天，党把我这样一个穷孩子哺育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士，我从心里热爱党和毛主席。我要永远带着这张卖身契，不忘阶级

苦，牢记血泪仇，紧跟毛主席，永远干革命，
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消灭一切害人虫，把中
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而英勇战斗。



血和泪的控诉

张希志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。”而林彪反党集团，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他们颠倒黑白，编造谣言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诽谤，胡说什么现在不如过去。我们贫下中农听到刘少奇一类骗子这些反动谬论，简直把肺都气炸了。在这里，我要以我的亲身经历，控诉旧社会地主阶级残酷压迫、剥削穷人的滔天罪行，痛斥林彪的无耻澜言。

人人都说黄连苦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我们家和千千万万户贫下中农家一样，简直比黄

连还苦十分。

我今年六十九岁，是共产党员。要说旧社会我的苦和恨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我爹爹张殿礼老兄弟三个都是光棍汉。后来妈妈讨饭到我村，和爹爹结了婚，生下我们兄妹五个。我十三岁那年全家共有九口人，只有一亩半山岭薄地和三间破草房，单靠爹爹和两个叔叔在虎崖给地主海霸张殿林出苦力，养活一家大小。

海霸狠，逼死我家仁亲人

一九一七年，我们家乡闹瘟疫。我的两个叔叔，劳累饥饿，又加上瘟疫流行，结果都身染重病。他俩想先预支几个工钱治治病，便去找张殿林。狼心狗肺的地主海霸张殿林把眼一瞪说：“还没到年头月尽，你支什么钱？不能干活，马上给我滚！”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那里有咱穷人讲理的地方。就这样，我的两个叔叔，白白干了大半年，带着重病被赶回了

家。接着我妈妈也病倒了。我妈妈和叔叔的病，一天比一天重，那时一家人连吃的都没有，哪有钱治病啊！可怜我妈妈和两个叔叔，得病七天就都活活死去了。那些财主说这是“杂灾”，能传染人，晚上便指使狗腿子给我们把门扣上，不许我们兄妹出门。七月天，一连多日，全家不但吃不上饭，连口水也捞不着喝。只有穷人才是心连心。贫农张庆晓见此情景，从后门上给我们兄妹送进碗水来，后又张罗穷哥们帮助爹爹把停尸八天的三位亲人用秫秸卷起来，挖了个坑算是埋葬了。

地主毒，害死我的亲爹爹

妈妈和叔叔死后，一家人的生活就更惨了。我十七岁的哥哥便跟着本村的穷哥们到东北一家工厂学徒。我们跟着爹爹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兄妹四人饿得三根筋吊着个头。当时地主海霸张殿林把持村政大权，依仗权势，压榨穷人。他家有六十亩好地，只拿三十亩地的赋

税，其余都摊在穷人的身上。我家只有一亩半地，却要拿三亩地的赋税。为了交税，我爹爹想把东场园卖掉，谁知这座场园早被地主张殿栋看在眼里，便说定三百吊钱。在立约的时候，地主张殿栋不但不给钱，反而倒咬一口，硬说我家曾借过他七、八百吊钱，扣下卖场园的钱还不够。我家从来没有借过他的钱。当时，我爹爹听了气得浑身发抖，就跟张殿栋讲理，却遭到一顿毒打。就这样，爹爹气愤成疾，不久就含冤死去。撇下我们这些孤苦伶仃的孩子，谁管谁问？夜间寒风惨叫，冻得睡不着，兄妹四人只好偎在一起，一哭一个半夜。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，哪里有咱穷人的活路呀！从此，我们兄妹四人就在这死亡线上挣扎。

入虎口，四弟年小死得惨

爹爹死后，我们兄妹四人更苦了。穷苦的乡亲们，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，便分头托人求情给俺兄妹找个地方。我到地主海霸张

殿林家扛活；十一岁的三弟到地主张殿佐家当童工；九岁的四弟给张会尧掌柜当小营生；七岁的妹妹无人照管，给了人家。

四弟给人家当小营生，整天受支使，没有个黑，没有个白，稍不顺主人的心，不是打就是骂。九岁的孩子受尽了折磨，日夜想爹想娘，明不敢哭，眼泪苦水只有往肚子里咽。这样，一天天，一月月，日久天长，就在脖子上生了个“割头疽”。起初还能忍痛干活，后来越病越重。掌柜张会尧一看没有油水可榨，就把我四弟赶出了门。回家来，没吃没喝，脖子上已经烂成个大窟窿，疼得他翻来复去地直滚。我几次想回家看看四弟，都被海霸张殿林拒绝了。有一天，我向船上要了点挂面偷偷地跑回家。一进门，四弟放声大哭。我说：“弟弟你别哭了，我给你弄了点挂面，你快吃吧！”四弟已经不能动弹了，我把面条送到他嘴里。四弟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他多么想吃个饱啊！可是，面条都从他脖子上的疮口里漏了出

来。我看着四弟遭罪的样子，也放声大哭！四弟哭着对我说：“哥哥呀，你不要回去啦，我是不行啦，我死也好死在你跟前！”我听了心如刀绞，弟兄二人抱头大哭。可是我不回去怎么能行呢？！结果连弟弟要我在他死时守候他这一要求都没有达到。就是这样也没有逃脱海霸张殿林对我的一顿毒打。海霸打我，疼在身上；弟弟有病，疼在心上。又过了几天，我还是偷偷跑回家看望弟弟。一进屋门，我的头就轰的一下子，觉得天旋地转。天啊，可怜的弟弟面前没有一个亲人守护，就永远离开了人间……。可是，那杀人不见血的海霸张殿林，却暗暗高兴，以为弟弟死了再没有使我挂心的事了，可以安心为他当牛做马。人说蛇蝎毒，地主的心比蛇蝎还毒！他们为了榨取穷人的血汗，哪管穷人家破人亡！

进火坑，妹妹含冤离人间

同志们，谁没有自己的童年？旧社会咱们

穷人的孩子就没有童年！我妹妹七岁，就给
了人家。在送她走时，她说什么也不去。我
便哄着她说：“好妹妹，听话，咱家没吃的，
到外村我给你买个烧饼吃。”就这样，哄着妹
妹到了东杨村。富农原洪璧的娘没让我进屋，
就将我妹妹一把拖进屋里。妹妹不知是怎么回
事，吓得放声大哭，几次往外走，都被原洪璧
的娘推了回去。这时，我只觉得两眼发黑，乱
冒金星，昏了过去。醒来时，只见原家大门紧
闭，不见妹妹的身影，却听得妹妹哑着嗓子哭
喊：“亲娘啊，亲哥哥啊！我要跟你走！我要
跟你走……”我的心被妹妹哭碎了，一动不
动地呆立在原家门口。我想起了亲娘。亲娘啊！
你撇下我们兄妹可叫我们怎么活啊？！周围
的人也跟着哭起来了。有个好心的老大娘劝我
说：“孩子，别哭了，回去吧，你妹妹进了人
家的门，就是人家的人啦！”我对着原家的门
缝哭着说：“妹妹你不要想我，哥哥要回家
啦……”

从此后，七岁的妹妹在原家过着非人的生活，稍不如意，非打即骂。妹妹实在受不了原家的折磨，有一天，偷偷跑回来。可巧这天我从船上回来给张殿林送东西。妹妹见了我，老远就哭着喊：“哥哥！我想哥哥啊！！”兄妹二人抱头痛哭。我问妹妹吃过饭没有，她摇了摇头，我把妹妹领到家里。家，粮无一粒，钱无分文，我只好到张庆晓大叔家要了块菜饼子给妹妹吃。妹妹边吃边说：“好哥哥，我不回去了，我要跟着你！”这那行啊？原家来找人，祸就闯大了。末了，还得哄着妹妹回去。我说：“好妹妹回去吧，等以后哥哥挣钱多了，再去领你。”妹妹回去了，从此后，再没有回来。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，从小就没有得到人间一点温暖，没有尝到一点童年的欢乐，得到的只是饥饿与屈辱、凄苦和磨难，最后含冤负屈离开人间。

下关东，哥俩一去无音信

大哥自去东北后，杳无音信。三弟在张殿

佐家扛了三年活，十三岁时，不堪虐待，便跟着龙口船流往东北，也杳无音信。一家九口只剩下我一条独根，死里逃生。我吃尽了人间苦，受尽了人间罪，天天想：穷人那天能翻身，永远不再受欺压？！

闹革命，穷人翻身得解放

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。一九三七年，八路军来到掖西。当时区里的同志，经常住在我家，有时给我讲穷人翻身的道理，讲共产党的主张，讲毛主席的伟大。我的心明了，眼亮了，认识到我的仇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仇，我的恨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恨。认定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能救穷人。以后区里同志经常给我分配任务。因为我穷光棍一条，不被人注意，所以送情报、传鸡毛信，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，经受了党的考验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。那天，天，特别高，地，特别阔。就在那天，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在党

旗下宣了誓。晚上，我思前想后激动得一宿没合眼，老是想着这个真理：穷人要翻身得解放，只有跟毛主席、共产党闹革命。

日本鬼子投降后，按照党的指示，我回村担任了农救会长，和贫下中农一起，向恶霸地主展开了清算斗争，广大的穷爷们扬眉吐气，拍手称快。

一九四六年，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攻，一时乌云遮天。被打倒的地主、恶霸依仗国民党的势力，疯狂进行阶级报复，我村地主、恶霸也给国民党送村干部的黑名单。当时我不知什么叫害怕，什么叫死，只想和他们斗，给穷兄弟们除灾难。后来人民解放军又打了过来，国民党在这里作恶一百多天就逃窜了，我们贫下中农重新得到了解放。

跟着党，继续革命代代传

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搭救了我，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旧社会，我一家

九口只剩下我这条独根，今天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，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的五个孩子，大女儿在枣庄煤矿当工人，大儿子在部队任副教导员，二儿子在本大队任贫协主任，三儿子在本大队任民兵连专职指导员，四儿子在部队服兵役。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我曾任农救会长、支部书记、副乡长、党总支副书记、渔业支部书记，一九六二年四月因病回家任村支部委员、大队副业队保管。

我经常对孩子们讲：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。”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我要努力抓革命、促生产，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干一辈子革命！同时教育子孙后代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，世世代代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不忘世代血泪仇

柴福春

每当想起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满腔仇恨立刻涌上心头，辛酸的泪水流个不停。那苦难的往事，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

夺地

听父亲讲，我家几辈都非常穷，只有一亩半薄地，两间破草棚子，一家人全靠出力卖命过日子。我祖父先后给几家地主扛活，出尽牛马力，糊不住一家几张嘴，祖母只好领着一家老小逃荒要饭。

一天，祖母带着父亲去要饭，天黑时分，走到十里铺一家姓马的地主门前。当时我父亲

还不大，饿得实在走不动了，哭着对祖母说：

“娘，我饿呀，进去要一点吧！”

祖母干瘪的脸上挂着两串热泪，一把拉住我父亲，低声说：“好孩子，这里不能进！听娘的话，娘回家烙糠饼给你吃。”

“不，家里没有糠饼，我饿呀！”

这时，只听一声呼唤，大门开了，四条恶狗，向祖母和父亲猛扑过来，父亲的脚被撕掉了一块肉，鲜血直流。这时，站在门口的两个地主羔子却拍手大笑，给狗助威。

祖母看到这情景，气得两眼直冒火花，便举起要饭棍打狗。这一打不要紧，狗地主气急败坏地指着我祖母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穷娘们，竟敢到我马家门口动土！”说着一挥手，四、五个狗腿子冲上来揪住我祖母和父亲就打。祖母和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倒在地上不能动弹，狗地主还说是“装死”，于是几个狗腿子对我祖母和父亲又是一阵毒打。这时过路的老贫农张大爷和几个穷苦兄弟，见到这情

景，纷纷围拢上来，个个气得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狗地主见势不妙，才带着一帮狗腿子溜走了。在穷兄弟们的帮助下，祖母和父亲才回到了家。

谁知，狠毒的狗地主一计未成又施一计。深更半夜带着一帮狗腿子闯进我家，说什么他家的狗被打伤了，要我家赔养狗费三十元。祖父一听气愤地说：“人被你们打成这个样子，还要赔养狗费！……”狗地主瞪着贼眼，拿着拐杖，指着祖父，象野猪似的嚎叫：“跟你这穷小子没有话讲！打伤了我的狗，就得赔养狗费！”

祖父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冲着地主说：“要钱没有，要命就跟你们拼了！”这时狗地主使了个眼色，三、四个狗腿子上去按倒祖父就打，祖父被打得死去活来，就是不认这笔账。

狗地主心毒如蝎，又说：“你赔两个钱就饶了你，不然就抓你到衙门去定罪。没有现钱

那好办，后山你不是有一亩半地吗！”

祖父一听，原来这帮坏蛋是想来霸占我家唯一的一亩半地，更是气上加气，指着狗地主骂开了。狗地主恼羞成怒，便指使几个狗腿子，把我祖父母毒打了一顿，便是逼着我祖父在预先写好的卖地契上画了押。就这样，我家的一亩半地被地主夺去了。没过一个月，祖母因伤势过重，无钱治疗，含恨死去。临死前望着祖父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孩子他爹，我……不行了，你可要……把孩子拉扯大，想着报仇啊！”

逼 债

地被夺走了，祖母惨死了，全家的生活更加贫困。祖父看看要饭也无法养活全家，只好到本村地主赵定德家去当长工，让父亲他们拾柴，挖野菜，要饭度日。

苦日子熬过一天又一天，祖父给地主当了整整三年长工，三年没拿到一分工钱。第三年

年终，祖父想跟地主算算工钱，准备回家过个年。谁知翻脸不认账的赵定德，板着面孔敲了敲算盘，对我祖父说：“工钱和饭钱对销，还欠饭钱二十五元。”祖父一听就火了，便说：

“我三年出力流汗给你家干活，从没吃过一顿饱饭，还欠你家的什么债？”狠心的狗地主，还没有等祖父说完，便把祖父踢出门外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两天内还账，还不了账就扒你的两间草房。”祖父干了三年，一分工钱也没拿到，憋了一肚子冤枉气回了家，穷兄弟们也都愤愤不平，叫祖父到县衙门去告状。

“官府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”旧社会的衙门哪是穷人伸冤的地方？祖父带着穷哥们凑给的干粮，到了县衙门。谁知县衙门和地主穿的是一条裤子，祖父递上状子，狗县官连看也没看，就给我祖父定上了“刁民”的罪。当场就毒打了祖父一顿，关进了监狱。同时衙门还送信给赵定德，共谋迫害祖父。赵定德得信后，立即带着钱、礼赶到衙门，贿赂了

县官，衙门又提审祖父，硬要祖父认“罪”还“债”。祖父怎能咽下这口冤气！当场痛骂了县官，但得到的又是一顿毒打。最后这笔债还是强加在我祖父的身上。

赵定德这时依仗官府的实力，逼债更紧了，整天带着打手到我家来闹。最后看着在我祖父身上捞不着别的油水，便在我十六、七岁的姑姑身上打坏主意。一天，赵定德来到我家说：“你不是没钱吗？我看你这丫头也大了，……”祖父听了一愣，心想：赵定德想拿我女儿抵债，便把他顶了回去。赵定德奸笑了一声，说：“那好办，一是交钱，二是交人，两条路任你挑，今天晚上就兑现。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天黑时，姑姑领着父亲从外边挖野菜回来。煮好了一锅菜汤，就叫躺在炕上的祖父起来吃“饭”。祖父含着眼泪对姑姑说：“吃不下去。”姑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看着祖父那样伤心，也哭了起来。祖父摸着姑姑的头

说：“莲儿，家里养不活你啦，你快逃走吧！”

“怎么？爹，要我走！”姑姑惊慌地问。

“爹呀，我不走，我要带着弟弟去挖野菜、要饭，就是饿死在爹的身旁，我也不走！……”

说话间，赵定德带着账房先生和两个打手闯进家门，进门就嚷：“合计得怎么样了？该算账了。”

祖父见了仇人，分外眼红，两眼怒视着赵定德。赵定德见势不妙，又装着笑脸说：“还是交人吧！这是上策，我是为你们着想呀。”说罢递过一张早已写好了的“卖身契”，要祖父画押。祖父忽地站起来骂道：“赵定德你这个狠心的畜生，要钱没有！要人不给！要老命有一条！”说罢，就把赵定德推出门外。“好，你这穷小子竟敢动手，好啊——”于是，两个打手一个抱住祖父，一个拉着祖父的手在“卖身契”上画了押。这时，赵定德一扬手，账房先生和两个打手，拉着姑姑就走。姑姑哭呀，喊呀，就是不去，祖父和父亲也上去阻拦，可

是都被赵定德打倒在地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伙强盗把姑姑抢走了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姑姑的下落。我家就这样失去了第二位亲人。

封 门

姑姑被抢走后，祖父为了几个孩子的活命，含着仇恨仍在村里给地主扛活。不知吃了多少苦头，受了多少折磨，总算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了。

到了我父亲这一辈时，家境更惨了。狗地主变成了狗汉奸，和日本侵略者一起来欺压老百姓。那时我也有七、八岁了。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父亲只好租了一家姓柴的地主的地。地主租给的全是荒地，第一年交租三斗，第二年交租六斗，第三年地种肥了，就收回租地，重租荒地给你。我们一家老小整年在地里干活，不知流了多少汗，脱了几层皮，也交不上这么重的地租，没法还得向地主借债，全家人只好靠着谷糠和野菜度日。后来借债越来越多，利

息也越来越高，地主看从我们身上再刮不到什么油水，便在年底收回了租地，限期要我家还债。那时我家连饭也吃不上，那有钱还债？我记得，在那年腊月三十，地主家里爆竹齐鸣，花天酒地，吃鱼吃肉地过新年。而我们家里冷气冰冰，父亲抱着头闷坐在炕上，我兄妹几个就围着母亲做菜团，准备过年。谁知就在这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家又遭了大祸。

俗话说：“穷人过年如过关。”原来，大年三十我家的债期到了，父亲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借了两块钱。这两块钱哪能抵还五十元的债呢？我家做完糠菜团，准备睡觉时，只听外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一阵叫骂声，我家一扇挡风的破门，忽然“砰”的一声掉在地上，七、八个拿着枪的黑汉闯了进来，后面跟着地主家的儿子，进门就骂：“柴二，你欠债不还，叫我们登门来要，这回有你好看的。”说着两个狗腿子上炕揪住父亲就打。这时，母亲怒不可遏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向狗腿子扑去。狠

心的狗腿子一脚把我母亲踢倒在地。我们兄妹几个哭着扑向父亲和母亲。那个狗地主的儿子，一边打我父亲，一边说我父亲抗租，想造他的反，非要我家当晚还清债，不还就要我家的命。父亲当时被打得死去活来，狗地主还不肯罢休，便把我一家人推出门外，在屋里就翻腾开了，什么也没翻着，最后发现炕底下还有半斗糠，连这半斗糠狗地主也不放过，叫狗腿子背着带回去喂猪。这时他们又窜到门外，指着我父亲说：“没有钱拿房子、家当抵债，今天晚上就给我滚出去，以后不许你们再进来。”说着便封上了门，连打带拖地把我家赶出了村。

寒冬腊月的夜晚，我一家人在野外，饥无食寒无衣，父亲只好领着全家躲进一座破庙里。全家人挤在一起，说不完的苦，倒不完的恨，但是在这黑暗的旧社会里哪有咱穷人出头说话的地方呢？

从那以后，全家过起了流浪乞讨的苦日

子。我父亲、母亲被折磨得害了一身重病，躺倒了无法动弹，全靠我们兄妹几个外出要饭维持生活。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我们兄妹几个没有一个穿上棉衣的，都是披着破麻袋片，光着脚丫出去要饭。一天，十二岁的姐姐领着我出去要饭，跑了十几里没要上一口，后来在一家穷人家要了半块糠窝窝，姐姐和我谁都舍不得吃，要带回去给有病的父母吃。由于走了一天，一口饭没吃，我饿得走不动了，姐姐就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窝窝叫我吃，姐姐哭着说：

“春弟，你吃了吧，等会再要了再带给爹和娘。”那时我看姐姐饿得也走不动了，我就把窝窝推给姐姐，叫姐姐先吃，再要到后我再吃，结果推来推去，还是没有吃。姐姐看我年纪小就背着我，可是姐姐刚背我走了两步，就摔倒在雪地里。我连忙去扶姐姐，姐姐已经不行了，脸色苍白，两手冰凉，她费劲地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窝窝头，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：

“春弟，这窝窝头你留下吧……”说着合上了

双眼。“姐姐……姐姐……”我悲痛地扑在姐姐的身上放声大哭起来。就这样我家又失去了一个亲人。

到我十岁那年，父母亲的病更重了，家里的日子更难过了。后来家里实在没法，要把我送到一家地主家里去当小伙计。我知道财主的门，是虎狼的口，不愿去。母亲搂着我说：

“春儿，不是爹娘的心肠狠呀，家里实在没法养活你了，听娘的话去吧！”我理解了父母的心情，便含着眼泪到了那地主家。

到了地主家，我受尽了折磨和毒打。我才十一、二岁，就要我干大人的活，稍慢点就要被打。地主从来不把我当人看待，没让我吃过一顿饱饭。一天地主婆叫我拿花生饼去喂猪，当时我饿得头晕眼花，便吃了块花生饼。不幸被地主婆发现了，她不分青红皂白抓住我就乱打一顿，并罚我一天不准吃饭。我受不了，便在晚上偷偷地跑回了家……。

翻 身

一声春雷震天响，盼来了救星共产党。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广大贫下中农起来了，组织了农会，斗地主，分土地。我家分得了房屋、土地和农具，生活呀，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我父亲多年忧愁的面容有了幸福的微笑。大哥、二哥参加了解放军。我当时参加了儿童团。忆往昔，看今朝，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，河深海深没有毛主席的恩情深！

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，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想叫我们再吃二遍苦，重受二茬罪，我们坚决不答应！现在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已被粉碎，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我一定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，积极投入批林整风运动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。

血 海 深 仇

程 国 法

每当我想起父亲讲的我家被地主“还乡团”杀害九口的悲惨遭遇时，我仇恨满胸膛，怒火高万丈。

我家在莱西县。解放前，全家有十一口人。长年给地主扛活，累死累活，还是糊不上口。只好走东家，串西家，讨饭度日。那时的日子真比黄连还苦啊！

一九四五年春天，东方升起了红太阳。救星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，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，解放了我的家乡。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贫下中农拿起枪杆子闹革命。我大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

担任了村长。奶奶、姑姑、三叔也都当了村里的干部。我父亲参加了八路军。全家人和贫下中农一道，斗地主，反恶霸，分田地。家乡的阳光从来没有这样温暖，穷人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

一九四七年秋，风云突变。代表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，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调动大批反动军队，向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。解放军为了夺取全国胜利，暂时转移，撤离了我们家乡。被打倒的地主、恶霸拉起了“还乡团”，象一群红了眼的疯狗，卷土重来。这帮匪徒，疯狂地反攻倒算，烧杀抢掠。霎时，天空乌云翻滚，腥风血雨四起。

我们村逃跑在外的恶霸地主程元明，纠集了一帮地主、恶霸，杀气腾腾地窜了回来。这群吃人的野兽疯狂叫嚣：“山口村只留十八户（地主、富农），其余全部斩尽杀绝。”

程元明一回村，村里的地、富、反、坏纷纷蠕动起来，成立了什么“连庄会”，日夜行

凶作恶，到处抓共产党员、村干部、解放军家属。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。贫下中农刚分到的胜利果实被地主又夺回去了，刚收回的粮食被抢光了。仅几天的时间，我们村又成了人间地狱。

八月十八日这天，我奶奶、姑姑和六个叔叔共八人，因没有转移出去，从东边回来，准备回村。刚到迟家疃村就碰见了程元明一伙匪徒。程元明象一条刚吃完死人的野狗，眼里充满血丝，抓住我奶奶、叔叔、姑姑就是一阵毒打，边打边嚎叫：“这回我叫你们再闹翻身。”毒打以后，这帮匪徒又把我奶奶、姑姑、叔叔全部绑了起来，连成一串，带到庞家疃村西北角一个河湾边。我奶奶、叔叔、姑姑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，他们面对这群杀人魔鬼，宁死不屈，高呼：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“打倒地主还乡团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匪徒们惊慌了，他们用大刀、铁锹把我奶奶、四叔、五叔、六叔、七叔、姑姑一个个地残酷杀害了。我的八叔刚满四岁，见奶奶、

姑姑和叔叔被匪徒杀死，哭着喊着叫妈妈，灭绝人性的匪徒竟连这么个小孩也不放过，程元明双手抓住我八叔的两条小腿，猛力一撕，血淋淋地投入河中。

最后剩下我三叔。那些法西斯匪徒疯狂地对贫下中农施行阶级报复，说他土改时最积极，一刀杀了太便宜，于是把我三叔绑到了孙受村，先在他身上浇上火油，然后“点天灯”。烈火烧着了三叔的衣服，烧焦了头发、皮、肉。我三叔丝毫没向敌人屈服，大骂这些杀人刽子手，直到被火烧得昏死过去。这群吃人的野兽把我三叔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最后把他拉出去杀害了。

这一天，还乡团匪徒残杀了我一家八口人。这血海深仇，我永远不会忘！

八月二十三日，我大伯程义云，从前线给解放军抬担架回来，半路上又碰上了还乡团。我大伯见了这帮匪徒，怒火心头起，仇恨满胸膛。他举起扁担，猛力向一个匪徒砸去。我大

伯终因寡不敌众，被还乡团抓住，也被带到孙受村。

我大伯是共产党员、村长，敌人更是恨之入骨。这群野兽把我大伯吊在梁上毒打。但大伯宁死不屈，大骂匪徒：“你们这群杀人刽子手，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，解放军马上就要打回来，你们逃脱不了人民的惩罚。”我大伯的话，象锋利的匕首刺中了匪徒们的心窝。程元明气得暴跳如雷，叫匪徒抱来劈柴，点上火烧他。最后匪徒们又把我大伯拖到河边，扔在河里。我大伯就这样又被这群野兽残酷地杀害了！

就在短短的几天内，很多贫下中农都遭到残害，村里重新陷入深沉的苦难之中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，炮声震天响，重见红太阳。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打回来了！消灭了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匪帮和还乡团，我的家乡又重新获得了解放。不久，我父亲在部队负了伤，也回来了。他化悲痛为力量，担任了

民兵队长，和贫下中农一起彻底斗倒了地主。
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被政府枪毙了，为死难烈士报了仇。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我们家乡的劳动人民又过上了幸福日子。



历史的悲剧决不允许重新上演。现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并没有睡大觉。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，决不让我国人民再吃二遍苦，再受二茬罪。要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。